

现代生活的画家

夏尔·波德莱尔 著

LE PEINTRE DE LA VIE MODERNE



Charles Baudelaire

郭宏安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现代生活的画家

夏尔·波德莱尔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生活的画家/(法)波德莱尔(Baudelaire, Ch.)著;
郭宏安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2. 1
ISBN 978-7-5327-5571-4

I. 现… II. ①波…②郭… III. 随笔—法国
IV. J205.56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68932 号

CHARLES BAUDELAIRE
Le peintre de la vie moderne

现代生活的画家 Le peintre de la vie moderne	CHARLES BAUDELAIRE 夏尔·波德莱尔 著 郭宏安 译	出版统筹 赵武平 责任编辑 李月敏 装帧设计 柴昊洲
---	--	----------------------------------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市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江杨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6.25 插页 2 字数 80,000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7-5571-4/I·3272
定价: 24.00 元

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 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 T: 021-56834427

LE PEINTRE DE LA VIE MODERNE



Charles Baudelaire

目 录

✦ 现代生活的画家 ✦

1

✦ 欧仁·德拉克洛瓦在圣绪尔比斯教堂的壁画 ✦

63

✦ 马蒂奈画展 ✦

67

✦ 腐蚀铜版画走红 ✦

71

✦ 画家和蚀刻师 ✦

75

✦ 欧仁·德拉克洛瓦的作品和生平 ✦

85

✦ 欧仁·比欧先生的藏品拍卖 ✦

129

✦ 关于欧仁·德拉克洛瓦的作品、思想、习惯 ✦

133

✦ 理查·瓦格纳和《汤豪舍》在巴黎 ✦

137

现代生活的画家*

一 美，时式和幸福

在社会上，甚至在艺术界，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去卢浮宫美术馆，在大量尽管是第二流却很有意思的画家的画前匆匆而过，不屑一顾，而是出神地站在一幅提香的画、拉斐尔的画或某一位复制品使之家喻户晓的画家的画前；随后他们满意地走出美术馆，不止一位心中暗想：“我知之矣。”也有这样的人，他们读过了博叙埃和拉辛，就以为掌握了文学史。

幸好不时地出现一些好打抱不平的人、批评家、业余爱好者和好奇之士，他们说好东西不都在拉斐尔那

儿，也不都在拉辛那儿，小诗人也有优秀的、坚实的、美妙的东西。总之，无论人们如何喜爱由古典诗人和艺术家表达出来的普遍的美，也没有更多的理由忽视特殊的美、应时的美和风俗特色。

我应该说，若干年来，社会有了一些改善。爱好者现在珍视通过雕刻和绘画表现出来的上世纪的风雅，这表明出现了一种顺乎公众需要的反应；德布古^①，圣多班兄弟^②，还有其他许多人都进入了值得研究的艺术家的名单。不过，这些人表现的是过去，而我今天要谈的是表现现代风俗的绘画。过去之有趣，不仅仅是由于艺术家善于从中提取的美，对这些艺术家来说，过去就是现在，而且还由于它的历史价值。现在也是如此，我们从对于现在的表现中获得的愉快不仅仅来源于它可能具有的美，而且来源于现在的本质属性。

我眼下有一套时装式样图，从革命时期开始，到执

* 本文最初发表于《费加罗报》（一八六三年十一月二十六、二十九日，十二月三日）。

① Philibert-Louis Debucourt (1755—1832)，法国画家。

② 夏尔·德·圣多班 (Charles de Saint-Aubin, 1721—1786)，法国画家。加布里埃尔·德·圣多班 (Gabriel de Saint-Aubin, 1724—1780)，法国画家。

政府时期前后结束。这些服装使许多不动脑筋的人发笑，这些人表面庄重，实际并不庄重，但这些服装具有一种双重的魅力：艺术的和历史的魅力。它们常常是很美的，画得颇有灵性；但是，对我至少同样重要的、我在所有这些或几乎所有这些服装中高兴地发现的东西，是时代的风气和美学。人类关于美的观念被铭刻在他的全部服饰中，使他的衣服有褶皱，或者挺括平直，使他的动作圆活，或者齐整，时间长了，甚至会渗透到他的面部的线条中去。人最终会像他愿意的样子的。这些式样图可以被表现得美，也可以被表现得丑。表现得丑，就成了漫画；表现得美，就成了古代的雕像。

穿着这些服装的女人或多或少的彼此相像，这取决于她们表现出的诗意或庸俗的程度。有生命的物质使我们觉得过于僵硬的东西摇曳生姿。观者的想象力现在还可以使那些紧身衣和那些披巾动起来和抖起来。也许哪一天有一场戏出现在某个舞台上，我们会看到这些服装复活了，我们的父亲穿在身上，跟穿着可怜的服装的我们一样有魅力（我们的服装也有其优美之处，但其性质更偏于道德和心灵方面），如果这些服装由一些聪明的男女演员们穿着并赋予活力，我们就会因如此冒失地大

笑而感到惊奇。过去在保留着幽灵的动人之处的同时，会重获生命的光辉和运动，也将会成为现在。

一个不偏不倚的人如果依次浏览法国从起源到现在的一切风尚的话，他是任何刺眼的甚至令人惊讶的东西也发现不了的。过渡被安排得丰富而周密，就像动物界的进化系统一样，没有任何空白，因此也就没有任何意外。如果他给表现各个时代的画加上这个时代最流行的哲学思想的话（该画不可避免地会使人想起这种思想的），他就会看到，支配着历史的各个组成部分的和谐是多么深刻，即便在我们觉得最可怕、最疯狂的时代里，对美的永恒的渴望也总会得到满足的。

事实上，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来建立一种关于美的合理的、历史的理论，与唯一的、绝对的美的理论相对立；同时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来证明美永远是、必然是一种双重的构成，尽管它给人的印象是单一的，因为在印象的单一性中区分美的多样化的成分所遇到的困难丝毫也不会削弱它构成的多样化的必要性。构成美的一种成分是永恒的、不变的，其多少极难加以确定；另一种成分是相对的、暂时的，可以说它是时代、风尚、道德、情欲，或是其中一种，或是兼容并蓄。它像是神

糕有趣的、引人的、开胃的表皮，没有它，第一种成分将是不能消化和不能品评的，将不能为人性所接受和吸收。我不相信人们能发现什么美的标本是不包含这两种成分的。

可以说我选择了历史的两个极端的梯级。在神圣的艺术中，两重性一眼便可看出，永恒美的部分只是在艺术家所隶属的宗教的允许和戒律之下才得以表现出来。在我们过于虚荣地称之为文明的时代里，一个精巧的艺术家的最浅薄的作品也表现出两重性。美的永恒部分既是隐晦的，又是明朗的，如果不是因为风尚，至少也是作者的独特性情使然。艺术的两重性是人的两重性的必然后果。如果你们愿意的话，那就把永远存在的那部分看做是艺术的灵魂吧，把可变的成分看做是它的躯体吧。斯丹达尔是个放肆、好戏弄人，甚至令人厌恶的人，但他的放肆有效地激起了沉思，所以他说美不过是许诺幸福而已，这就比许多其他人更接近真理。显然，这个定义超越了目标，它太过分地使美依附于幸福的无限多样化的理想，过于轻率地剥去了美的贵族性，不过它具有一种巨大的优点，那就是决然地离开了学院派的错误。

这些东西我已解释过不止一次了。对于那些喜欢这种抽象思想游戏的人来说，这些话也足够了；但我知道大部分法国读者并不大热衷于此道，所以我要赶快进入我的主题的实在而现实的部分。

二 风俗速写

要速写风俗，表现市民的生活和时髦的场景，最简便最节省的方法显然就是最好的方法。艺术家越是在里面放进去美，作品就越珍贵。但是在平庸的生活中，在外部事物的日常变化中，有一种迅速的运动，使得艺术家必须画得同样迅速。如我刚才所说，十八世纪的多色版画又重新走红了，色粉画、铜版画、蚀刻画相继向这部巨大的分散在图书馆、爱好者的画夹之中以及最粗俗的店铺的橱窗后面的现代生活词典提供了它们的语汇。石印画一出现，就立刻表现出很适合这个看起来轻松而实际上很艰巨的任务。我们在这一体裁中是有着真正的巨制的。人们公正地把加瓦尔尼和杜米埃的作品称为《人间喜剧》的补充。我确信，巴尔扎克本人也不会不接受这种看法，尤其是风俗画家的天才是一种混合的天才，即其中文学精神占了很大

的部分，这种看法就更加正确了。观察者，漫游者，哲学家，你们随便叫吧。不过，要说明这位艺术家的特点，你们肯定不会把用在画永恒的事物，或至少更为长久的事物、英雄的或宗教的事物的画家身上的形容词用在这位艺术家身上。他有时是诗人，但他常常更接近小说家或道德家，他是时势以及时势所暗示的永恒之物的画家。每个国家，为了它的快乐和它的光荣，都拥有几个这样的人。在我们这个时代，最先呈现在记忆中的名字，人们还可以在杜米埃和加瓦尔尼之后加上德维里亚、莫兰、努玛^①，他们是描绘复辟时代的可疑风雅的历史学家，瓦吉埃、塔萨埃、欧仁·拉米，此君因为喜爱贵族的高雅都快成了英国人了，还有特里莫莱和特拉维埃，他们是贫困和普通人生活的编年史家。

三 艺术家，上等人，老百姓和儿童

我今天想和大家谈一个奇特的人，他的独创性强而鲜明，达到了自足的程度，并不去寻求别人的赞同。他

^① Pierre-Numa Bassaget (1820—1872)，法国画家。

的画从来是不署名的，如果人们把那几个字母称作署名的话，这几个字母很容易伪造，代表着一个名字，许多人很讲究地写在他们的最不经心的草图的下方。但是，他的全部作品都署上了他的光辉的灵魂，看过并珍爱他的作品的爱好者们根据我想作的描写可以很容易地认出来。C. G.^①先生非常热爱群众，喜欢隐姓埋名，谦逊也是他的独特之处。众所周知，萨克雷^②先生对艺术方面的事情很好奇，亲自为自己的小说画插图，他曾在伦敦的一份小报上谈到过 C. G. 先生，后者却生气了，仿佛这是对他的廉耻心的一种冒犯。最近，当他得知我打算评价他的思想和才能时，竟急切地请求我去掉他的姓名，请求我谈他的作品要像谈一个无名氏的作品那样。我将谦恭地服从这一古怪的愿望。读者和我，我们都假装认为 G 先生并不存在，他对他的素描和水彩画表示出一种贵族的轻蔑，而我们来谈论这些画，就像学者们评价一些珍贵的历史文件一样，这些文件是偶然出现的，其作者大概永远无人知晓。更有甚者，为了使我的良心彻底

① 指贡斯当丹·居伊 (Constantin Guys, 1802—1892)，法国画家。

② W. M. Thackeray (1811—1864)，英国作家。

安宁，大家要设想，我关于他那如此好奇、如此神秘的光辉个性所谈的一切或多或少正是受到所谈作品的启发，这是纯粹的充满诗意的假设，是猜测，是想象力的作用。

G先生老矣。有人说，让-雅克四十二岁开始写作。可能也是在这个年纪上，G先生摆脱不掉填满了他的脑海的所有那些形象，大着胆子把墨水和颜色涂在一张白纸上。说实话，他那时画得像个门外汉，像个孩子，因手指笨拙工具不听使唤而恼火。他开始时乱涂的那些画我见过许多，我承认，大部分熟悉或声称熟悉这些画的人可能没有看出这些黑乎乎的画稿中藏着一个天才，这也不是什么丢脸的事。今天，G先生已经无师自通，自己找到了这一行的一切诀窍，成了一个独特的、强有力的大师，在他早年的质朴中，他只保留了那种为了使他丰富的才能增加一种意外的调料所必需的东西。每当他看见年轻时的习作，他就怀着一种最有趣的羞愧把它们撕掉，或者付之一炬。

十年中，我一直想结识G先生，可他生性好动，以四海为家。我知道他曾长期为英国一家画报^①工作，

^① 指《伦敦新闻画报》。

在那上面发表根据他的旅行速写（西班牙，土耳其，克里米亚）雕刻的版画。从那以后，我见过大量他就地即兴画的画，因此，我可以读到关于克里米亚战争的每时的、详细的报道，这是比其他任何报道都强的报道。这份画报还刊登同一位作者根据新芭蕾和新歌剧所画的大量作品，都没有署名。终于，我找到他了，我立刻就看出，我与之打交道的并非一位艺术家，而是一位社交界人物。我请你们在很窄的意义上理解艺术家一词，而在很广的意义上理解社交界人物一词。社交界人物，就是与全社会打交道的人，他洞察社会及其全部习惯的神秘而合法的理由；艺术家，就是专家，像农奴依附土地一样依附他的调色板的人。G先生不喜欢被称作艺术家。难道他没有一点儿理由吗？他对全社会感兴趣，他想知道、理解、评价发生在我们这个地球表面上的一切。艺术家很少或根本不在道德和政治界中生活。住在布雷达区的人不知道圣日耳曼区发生的事。除了两三个无需指名的例外，应该说大部分艺术家都是些机灵的粗汉，纯粹的力工，乡下的聪明人，小村庄里的学者。他们的谈话不能不局限在一个很窄的圈子里，很快就使社交界人物这个宇宙的精神公民感到不堪忍受。

因此，为理解 G 先生起见，请立刻记下这一点：好奇心可以被看做是他的天才的出发点。

你们还记得那一幅由本世纪最有力的笔写出的题为《投入人群的人》^①（那的确是一幅画呀！）吗？在一家咖啡馆的窗户后面，一个正在康复的病人愉快地观望着人群，他在思想上混入在他周围骚动不已的各种思想之中。他刚刚从死亡的阴影中回来，狂热地渴望着生命的一切萌芽和气息。因为他曾濒临遗忘一切的边缘，所以他回忆起来了，而且热烈地希望回忆起一切。终于，他投入人群，去寻找一个陌生人，那陌生人的模样一瞥之下便迷住了他。好奇心变成了一种命中注定的、不可抗拒的激情。

请设想一位精神上始终处于康复期的艺术家，你们就有了理解 G 先生的特点的钥匙。

然而，康复期仿佛是回到童年。正在康复的病人像儿童一样，在最高的程度上享有那种对一切事物——哪怕是看起来最平淡无奇的事物——都怀有浓厚兴趣的能力。如果可能的话，让我们借助想象力回溯的力量，回

^① 爱伦·坡的一篇短篇小说。